



高光地 著

血弹壳

农村读物出版社

血 弹 壳

高光地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八五·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写解放战争时期，冀东地区的少年儿童对敌斗争的故事。

作品通过曲折的故事，描写艾虎、石秀泉、石锁三位小英雄在对敌斗争中机智、勇敢的精神。故事生动有趣，语言通俗质朴，富有浓郁的北方乡村生活气息，是一本向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血 弹 壳

高光地 著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北京朝阳京辉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 6 印张 132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900

书号：10267·40 定价：0.95元

目次

一	渡河少年..... 1	二十四	挨了批评.....72
二	表彰会上..... 3	二十五	一言为定.....74
三	晴空闷雷..... 8	二十六	“欢迎”敌人.....77
四	荒店遇敌.....10	二十七	奇怪的身影.....82
五	一举两得.....15	二十八	村头奇遇.....84
六	民主课本.....18	二十九	心怀鬼胎.....87
七	误入歧途.....22	三十	敌军排长.....93
八	坟边巧遇.....25	三十一	惨遭逮捕.....98
九	神秘坟地.....27	三十二	传奇人物..... 104
十	粗毛野兽.....29	三十三	两粒子弹..... 113
十一	谁是小偷.....31	三十四	只改仨字..... 119
十二	难买的瓜.....34	三十五	难写的标语... 123
十三	瞎子的眼睛.....37	三十六	情况突变..... 130
十四	漆黑的夜.....38	三十七	卑鄙的审讯... 137
十五	事出有因.....41	三十八	陷入魔掌..... 145
十六	如何是好.....43	三十九	绑赴刑场..... 153
十七	绝妙的主意.....47	四十	熊熊大火..... 160
十八	夜半枪声.....49	四十一	逃出虎口..... 166
十九	失踪的孩子.....52	四十二	狗急跳墙..... 169
二十	神秘医生.....55	四十三	天兵神将..... 172
二十一	陌生的地方.....61	四十四	白杨树上..... 174
二十二	意外收获.....64	四十五	奔向战场..... 177
二十三	疲劳的弹头.....68	四十六	血染弹壳..... 182

一 渡河少年

盛夏的滦河，水大流急。黎明前的微风，吹得岸柳沙沙作响；滚滚的波涛，拍打着河岸，发出声声瘆人的吼叫。远方，隐约传来沉闷的枪声，更增加了恐怖的气氛。河两岸见不到一个人影。这时，从南岸河堤上，匆匆走来一位少年。他面对滔滔河水，迟疑了一下，终于迈步走下河坡。当贪婪的河水舔到他的脚丫时，他狠了狠心，猛然跳入水中。

一个中年妇女，慌慌张张地向河边跑来，她见那孩子向水中跳去，惊慌地喊了一声：“石锁——”

叫声被波涛声吞没了，水中的孩子似乎没有听到，他继续向河中走去。刚一迈步，就象从锅沿滑向锅底，“出溜”一下，河水骤然没到了脖梗，脚下已经轻飘飘地踩不到河底了。他赶紧用双手划起水来。

刚下水的时候，他感觉水流的速度不太急，可等到一接近河心，却顿时身不由己地被冲向下游去，这使他有点心慌了。他立皂的本事不大，头上还顶着一包东西，游起来更加困难。这时，不仅河水越来越凉，头上的东西也变得越来越沉了。那妇女慌慌张张地跑到了河边。她见那少年一沉一浮的样子，心里大吃一惊。但她强迫着自己镇静下来，冲着河里的少年大声说：“锁儿，别慌，要是不行，就把东西先扔了！”

“啊，是妈妈的声音！”那少年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精

神为之一振！在困难时刻，有母亲在场，这是多大的精神力量啊！刚才，妈妈千叮咛万嘱咐，含着泪和自己告别时，并没有说要到河边相送。看来妈妈不放心，自己一走，她竟悄悄跟到河边来送行。

在这关键时刻，有妈妈在岸上鼓劲儿还有什么可怕的！他不再心慌意乱，暗自憋足了劲头儿。他双脚向下踩着水，半侧着身子向前划着，顺着水流自然地向对岸接近着。突然，他一只脚蹬到了硬梆梆的河床，心里一阵高兴，紧划几下，站直了身子，双手扶着头上的东西，一步一步走向河岸。

他没有回头，但一直感到妈妈的双眼在殷切地注视着自己。他一回头，见妈妈果然在河堤上站着。他充满激情地喊道：“妈妈，我过来啦，你快回去吧！”

空旷的河面上没有回声，那声音似乎被波涛吞没了，但妈妈还是清晰地听到了儿子的声音。见儿子终于平安地游到了对岸，她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才放了下来，用褂子的大襟擦了擦眼睛，直到看不清儿子的身影，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河边。

石锁为什么要独自一人，冒着生命危险，泅渡这波涛滚滚的滦河呢？他过河到哪里去呢？这一切，还得从昨天晚上说起……

二 表彰会上

“解放区呀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大家歌唱来耕地呀，
万担谷子堆满仓……”

嘹亮的歌声从场院上兴起，在晴朗的夜空中尽情飘扬。这歌声，通过孩子们那稚气的嗓音唱出来，显得更加亲切动听。树上的小鸟，被惊醒了，跟着歌声唧唧叫起来，塘里的青蛙鼓着腮帮呱呱应和。

迟到的儿童团员石锁，急急忙忙跑到场院里，找到了自己所在的小队，夹个空儿，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时，又一支歌悠然响起——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
呀哈哟嘿哟呼呀嘿……”

歌声刚落，拉歌的人们又尖着嗓子叫起来：“好不好？”
“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

哗——，一片清脆的巴掌声，爆出了孩子们兴奋的心情。接着，更多的歌声响了起来，此伏彼起地汇成了歌的海

洋。

“红色的旗帜在晴空骄傲地飘扬，
红色的旗帜放出灿烂的光芒……”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儿童团员们尽情欢笑着，歌唱着，真比过年还热闹。解放区的孩子，肚子里有的是歌。从八路军开辟根据地那天起，歌声就不离他们的嘴了。但在这渤海滩边的滦河下游，解放区的地盘并不巩固。昌黎、滦县和乐亭的县城及大镇，还都被敌人占据着，隔三岔五还会讨伐清乡，所以孩子们难得集合到一块，更难得这么多人在一起拉歌。今天接到通知，晚上在苇塘村石庄开大会，儿童团员们兴高彩烈，早早就来到了场院。会议没开始之前，正是他们最得意的时刻，整个场院，都是他们的天下，可以放开喉咙，尽情地唱个痛快。

比较起来，石锁会的歌最少。刚开辟地区那阵，他年龄太小。等长到八岁，有参加儿童团员的资格了，妈妈又借口怕他惹事，按着不让他参加，其实是舍不得放他出去站岗放哨。两个姐姐都出嫁了，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自然成了爹妈的宝贝疙瘩。一直长到十岁，妈才放他出来。人家唱的那些动听的歌儿，石锁早就听熟了。但真的唱起来，他却只能跟着哼哼曲调儿，因为好些歌词他都胡里胡涂。比方说，“红色的旗帜在晴空骄傲地飘扬”，石锁就常奇怪地想，不叫“旗子”，偏叫“旗帜”，是当初教歌的老师大舌头吗？飘扬就飘扬呗，还“骄傲地”飘扬，旗子还会骄傲吗？他没

听老师讲解过，自己也不好意思问别人。也难怪他不好意思，都十岁多了，连歌里唱的啥词句都不懂，多丢人现眼哪！

忽然，一只贼亮贼亮的大汽灯，从场院北面的小屋里拎了出来。骤然间，场院上象升起了个刺眼的小太阳，别提有多亮了。在这个偏僻的海边村庄，祖祖辈辈点惯了豆油灯和“洋油灯”，这么亮的大家伙，连唱皮影的影灯都比不上，所以，孩子们好奇地用巴掌捂住脸，从手指缝里望着那斑斓夺目的光焰，笑嘻嘻地眯缝着眼睛。

灯光下，主持会的儿童团长石秀泉，提着自制的火药手枪，在桌子旁站着；民兵队长石大成，陪着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长板凳上。其中一个，石锁认得是区助理员，另一个是谁？他从没见过。只见那人墩实的个子，浓眉大眼，穿着深灰色四个兜的军装。

儿童团长秀泉站在汽灯下，使劲朝会场挥了挥手，那样子真象个作报告的区干部。

歌声停止了，会场安静下来。只有远处水坑里的青蛙，还兴致勃勃地呱呱叫着。

秀泉清了清嗓子说：

“同志们，今天这个大会，有区领导参加，还有军分区的首长参加。我们热烈欢迎！”

几个大人微笑着站起来。

“现在，请军分区的首长田野同志讲话。”

要讲话的，正是石锁不认识的那个墩实个头的人。他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还没说话就笑得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田野同志说：

“同学们，儿童团员同志们！我今天是给大家道谢来了！你

们知道，我们经过八年抗战，打垮了日本鬼子，本来，应该建设一个民主、团结、进步的新中国。可是，有人要独裁，要分裂，要打内战，咱们答应不答应？”

“不——答——应！”

“对！毛主席、朱总司令，正指挥队伍和反动派斗争，咱们冀东军分区，也在狠狠打击着敌人。要打仗，就得有枪有炮，有子弹手榴弹，这些，运输队长蒋介石，正从美帝国主义那儿给我们运来。可是，光这些还不够，咱们自个儿还要造。自个儿造，就要有原料。这原料，有买来的，有老百姓支援的，也有你们大伙捐献的！我们军分区兵工厂那里，就有全分区儿童团员们捐献的大批子弹壳。

“你们可别小看这子弹壳。把后屁股一换，装上枪药，安上弹头，就又成了新子弹。这比用铜铸造，又快又省事。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

石锁渐渐听得入迷了。他见过不少儿童团员用子弹壳做土造手枪。那是用一根钢条把撞击过的引信帽砸掉，把火柴头上带磷的硫磺塞在里面，弹壳里装上自己熬的火药，往木枪托上一安，用猴皮筋或弹簧带动的撞针一击，“噔”地一声，就打出去了。但他不知道，原来经过兵工厂改制，这弹壳还能变成新子弹。

田野同志还在说着：

“我一到咱们村，就听说大家捐献了好多子弹壳！有的二十个，有的三个五个，不论多少，哪怕是一个，也值得表扬！

“我告诉大家一个捐献弹壳的小英雄，他离这儿不远，就是荷花营的艾虎。你们猜他捐了多少子弹壳？五百一十八

个！五百一十八个弹壳，能做成五百一十八发新子弹。你们刚才唱歌，不是说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吗？五百多个敌人，足足够一个营啊！”

有人鼓起了掌，有人唏嘘赞叹，最感到吃惊的，是石锁，最感到害羞的，也是石锁。

他为啥又吃惊又害羞呢？

那艾虎不是别人，正是他姨家的表哥。姨夫早年打日本鬼子牺牲了，表哥艾虎小小年纪就成了姨母的好帮手，拾柴、挑菜、担水、磨面，家里外头的活啥都干。尽管妈妈常把表哥叫成野孩子，石锁还是佩服表哥的本事大。但他万万没想到，表哥还是捐献子弹壳的小英雄。人家才比自己大两岁呀，他咋能弄到那么多子弹壳呢？要知道，这次石锁捐献的那一个子弹壳，还是跟大成哥要的呢！

人家五百多，自己才一个！刚才田野同志表扬苇塘村时，石锁的小脸就直发烧，心就怦怦直跳，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有捐一二十个的；有三五个的，那捐献一个的，恐怕就是石锁自己吧？就连这一个，还不是自己捡的，你不捐，人家也会捐了，这算啥贡献？打肿脸充胖子罢了！石锁越想越害臊，小脸一阵阵发烧。他暗暗埋怨起妈妈来：人家早就想到姨家去，妈就是不让。她愣说艾虎哥太野性，非把自己带坏了不可。连首长都夸艾虎哥是小英雄，那还错得了！哼，回家非找妈摆摆理不可，要是早去姨家找艾虎哥，说不定自己也会成个捐献弹壳的小英雄呢！

但是，妈妈能答应他到姨家去吗？

三 晴空闷雷

在孩子们眉开眼笑的表彰会上，儿童团员石锁却感到坐卧不安。他由羞愧自己会的歌儿太少，到害臊自己捐献的弹壳数是倒数第一。尽管没有人批评他，甚至大多数人也不知道捐献一个弹壳的就是他石锁，他还是觉得脸上发烧，屁股下的麦秸似乎变成了个刺猬，扎得他坐卧不安。他偷偷下定了决心，一定想法到表哥家去，向英雄的艾虎哥学点本事……

他就这样一边听着台上的讲话，一边胡思乱想地打着自己的主意。

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田野同志把话讲完了。这时，一个干瘦老头儿，迈着急促的步子走到台上。这个人叫石慕珍，是村里的看病先生，经常走乡串户地给人看病。只见他神色严肃地小声和田野同志、区助理员以及大成他们嘀咕了几句，助理员又和儿童团长石秀泉悄悄交代了一番。秀泉打了个愣，但马上转身面向会场，冲着大伙说：

“同志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儿童团员们没有动，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咋的啦？现在就散会？军分区的同志刚刚讲了话，大成队长和秀泉团长都没布置任务，儿童团员代表也没上台表决心，咋能宣布散会？别是秀泉一着急说错了吧？可是，他自己没纠正，也没有别人替他纠正。倒是几位领导同志，立即离开了会场。大家不得不相信，是真的散会了！

这突然宣布散会的声音，就象闷雷一样，在孩子们的心头炸响了，紧跟着，又在他们的心头笼罩上了乌云。解放区的孩子，对气候是很敏感的。他们嘴上不说，心里明白，这草草结束的会议，石慕珍大爷那急促的步子，大人脸上那神秘莫测的表情，都说明情况突然起了变化——不是干部们有了新的任务，就是敌人又来讨伐了。

大汽灯的油嘴被关闭了，场院突然黑暗了，会场立刻沉寂了。这和会议开头热烈拉歌的欢快场面相比真是一天一地呀。

过了片刻，黑暗的会场上，出现了有秩序的动荡。孩子们在各自小队长的口令下，有的就地解散；有的整队离去。

苇塘村石庄的队伍就地解散了，但石锁没有马上离开。他的心思还在弹壳上，而对这突然结束的会议，倒没过多走心思。汽灯乍一拎走时，他的眼睛一时间看不清东西了。这会儿，借着星光，已经看出大人们正从街上向村东走去。他想找军分区首长问问，艾虎怎么能弄到那么多子弹壳，但他又不好意思去。况且，首长一旦知道石锁就是那位只捐一个弹壳的，不更丢人现眼吗？他犹豫着没有动。

石慕珍大爷走过来，小声叫他道：“锁儿！”

“大爷。”石锁从愣怔中惊醒，看着这位精干的小老头儿。

“愣在这儿干啥？快回家吧，家里出事啦。”

石锁心里一激凌。刚才来开会时，妈妈还好好的，这么一会儿能出啥事？莫非妈妈突然病了？

石锁飞身往家里跑去。

四 荒店遇敌

石锁的爹爹石德山，两天前就离开了家。他赶着一辆马车，把麦子送往清水河根据地。

石德山是个老实巴脚的庄稼汉，为人厚道，办事认真；他有一套牲口车，农闲季节，曾经到铁道北帮人运过石头和山货，对出远门从不怵头。苇塘村收下麦子以后，这送公粮的任务，自然派到了他的头上。

每当往根据地送公粮，石德山心里就有一种神圣的感觉。给共产党八路军办事，他从心眼儿里乐意，何况人家干部们这么信得过咱！他也明白，这送粮的任务事关重大，万万不可出现闪失。所以，他宁可多受累，也要想法走小路，避大镇，免得万一遇上敌人。

这天天傍黑，他来到乐亭西南的一个小镇——荒草店。路上奔波了一天，确实人困马乏了。他见村东路北有一家大车店，就招呼一声把车赶了进去，停在当院，卸了牲口喂上，自己要了份秫米干饭豆腐汤，吃饱肚子以后，放倒身子躺在炕上休息。

他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朦胧中，忽听有人急促地进了屋子。他以为是半夜投宿的旅客，继续躺着没有动。

不料来人却冲着他叫道：“德山，德山，你快起来！”

石德山睁开眯缝着的眼睛，黑暗中，却看不清那人的面孔。他一骨碌坐起来，问道：“谁呀？”

“是我，石慕珍。”

“是大叔？你咋到这儿来咧？”

“我来找你。走，快去套车。”

一听这下命令似的口气，石德山赶紧下炕穿鞋，跟着石慕珍往外就走，一边走一边问：“咋的啦？”

石慕珍在他耳边小声说：“敌人大讨伐，咱们的队伍转移了。这粮食，暂且不能送啦。”

“那再拉回家去？”

“不，先藏起来。”

石德山知道，石慕珍是大夫，又是“老交通”，他准是带来了上级指示，也就没再多问。赶紧套上牲口，吆喝了一声：“驾！”

大车店的掌柜，拎着个手提灯走了出来。石德山一见，赶紧说：“哎呀，差点儿忘了，还没算帐呢！吁”他把车停下，就要掏钱。

石慕珍迎上一步说：“一会儿还得回来，天亮再算吧！”

掌柜的笑着说：“好说，好说！”忙给他们照着路，送他们出了大门。

大车刚拐出村口，猛见从黑影中走过来两个人。石大叔过来介绍说：“这是荒草店的村长和民兵队长。咱这粮食先坚壁在他们村。”石德山这才明白，上级派他送公粮，原来一路上还有接应的人。

由村干部带路，石德山跟着把车赶到一片荒草丛生的坟地旁。星光下，那两人移开坟头一片草皮，立刻，奇迹出现了！坟头旁出现了一个大窟窿，里边隐约露出了光亮。原来，这是一个墓穴式的地窖。他们把粮食卸下来，一袋一袋扛入地窖中。熄了灯，重新把草皮安置好。

等石德山他们再回到大车店时，已经鸡叫了。他们打算休息一会儿再启程回苇塘。反正粮食已神不知鬼不觉地坚壁起来，即使碰上敌人，也用不着提心吊胆了。石德山又躺到大炕上，石大爷被优待到一间小屋。

也许这一夜太疲乏了，他们竟在天亮时双双进入了梦乡。等他们醒来时，听到一片人喊马叫的嘈杂声。原来，讨伐的敌人已经到了荒草店。

按说，敌人一般不会在夜间行动。尤其在这遍布青纱帐的季节，更不敢冒险出动。这次，由于上司催得紧，又是中央军和杂牌军的联合行动，互相壮胆，这支敌军竟起了个大早，天一亮就赶到了荒草店。

也许在这个小镇上，大车店是片显赫的建筑，一个敌军官领着一伙兵痞走进了店里。

掌柜的一见来了大兵，陪着小心说：“长官，里面请——”

敌人一见院里有车，槽上有马，那当官的喝问：“什么人的车马？”

“一位老客的。”

“老客？把他叫来。”

掌柜的哪敢怠慢，抬脚就要去叫石德山。不料听到喊叫声的石德山，已经来到了院中。敌军官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他一番，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石德山恭恭敬敬地回答：“咱是庄稼人。”

“干什么去？”

“赶集买粮食。”

那军官一听，脸上露出一丝奸笑：“好哇，赶着大车买粮食，阔主，把钱给弟兄们拿出来吧！”

“钱，啥钱？”

“混帐，把买粮食的钱交出来！”

石德山一听，才知道自己把话说砸了。刚才一急之下，编了个买粮食的瞎话。要去买粮，自然该带钱了。敌人还有见钱不要的？可他哪儿来的钱？只好恳求道：“老总，我只是想到集镇上看看，还没带钱哪！”

“没带钱？那就先把车马留下。”

“老总，这套车马是咱的命根子，您高抬贵手吧！”

“胡说！老子来剿共也是为了你们，你不该慰劳国军吗？”

在这同时，一个敌兵上前来，用枪托子捣了石德山一下，就强行在他身上搜起来。但他搜出来的，只有几种“边区票”。这种票子在敌人那里是不能使用的。

敌兵把搜出的票子献到长官面前，那敌军官皱了皱眉头，又厉声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我是——”石德山本想编造个地点，可这个老实人怕再露出马脚，支吾了一下，照直说道：“滦河边苇塘村的。”

“好极了，”敌军官狞笑道，“我们正要去滦河边，那就给我们带路吧！”

正说着，有个敌兵前来报告，说伙会头子石兴戈要求见营长。石德山一听，心中一震。石兴戈不是自己的本家吗？他赶紧朝门口一看，果然见石兴戈穿着一身黄军装走了进来。要是在村里，他即使碰上石兴戈，也会低头装看不见的；但此时此刻，他想只要石兴戈说句好话，敌人就会放他走的。于是，他抢先招呼道：“兴戈！”

这一招呼，敌军官和石兴戈都不禁一愣。那敌军官问石兴戈：“石队长，你们认识？”

石兴戈一见这场面，心里立刻明白了个大概。他阴阳怪